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四回 因踐夢救難許身

詩曰：侯門孽女夢萱堂，救難行仁理正當。更得江家賢母於，此身方許屬才郎。

忽聞堂外簾鉤響，紅格窗前閃一人。將近五旬年半老，蒼蒼面貌甚真誠。烏絲髮挽空心髻，玄色鑲邊香色裙。走到堂中回首喚，千金快入小春庭。一言未了簾鉤動，又進如花似玉人。但見她怎生的模樣？烏雲寶髻貫金鈿，翠鳳含珠壓鬢邊。粉面如花嬌又嫩，香腮似玉潤還鮮。一雙鳳眼澄秋水，兩道蛾眉映遠山。小小櫻桃無細語，纖纖楊柳稱輕衫。羅袖輕盈初見筍，仙裙搖拽未窺蓮。嬌燒體態非凡女，窈窕丰姿是玉仙。乍入湘簾猶退步，初迎寶炬倍羞慚。亭亭斜倚門窗立，一種風情出自然。公子一觀心駭異，慌忙出外整衣冠。問聲寶眷何來此，請把衷情表一番。荷感劉兄恩義重，今宵留我在花園。若談正事當遵教，予怎敢，月下星前乾不端。公子欠身燈下問，俏佳人，羞紅微透兩腮邊。偷將後眼窺容貌，好一位，瀟灑風流美少年。紫袍掛體垂雙袖，玉帶懸腰扣兩環。面帶紅霞因有酒，眉凝翠色半生煙。堂堂捧日擎天貌，凜凜封王拜相顏。身立畫堂垂問訊，今生一見便生憐。多嬌一見心驚喜，暗喜皇天定好緣。玉手輕推江乳母，這媽媽，上前含笑就開言。

啊呀，這就是皇甫公子麼？我家郡主來了，可就此見個常禮。

燕玉低頭走過來，深深萬福見英才。少華公子忙回揖，驚喜相交把口開。既是通家真失敬，願祈明示為何來。乳娘見說稱容稟，走近忙將交椅排。公子千金俱請坐，待吾好剖這情懷。淑女才郎方就椅，江媽隨手掩書齋。轉身走近英雄體，正色輕輕把口開。公子呀，自從那日奪官袍，世子歸來恨不消。又緣求親回絕後，至此心中氣不消。雖與尊駕常相敘，盡是虛情暗放刀。今日相留庭內歇，誰知他，又使巧計害英豪。差吾進喜親生子，竟到三更放火燒。兒為夢中逢老者，白鬚人，出言警戒甚蹊蹺。他言切勿傷天理，爾若虧心斷不饒。醒後自思無罪過，到其時，方知得夢為今宵。孩兒自幼知天性，凡事俱遵父母教。不肯私行先背母，假為應諾闔心焦。適聞小姐私相告，始信循環天理昭。公子啊，我家郡主出偏房，堂上夫人是嫡娘。今歲方交年十五，芳名燕玉在深房。良緣未有鸞鳳偶，只因為，生母歸陰失主張。也是千金洪福大，姨娘來托夢黃粱。說道是，貴人今晚吾家住，他在初更有禍殃。爾與此人當配偶，休教錯過此佳郎。後來他必封王位，文武全才志豈常。爾若相看如陌路，倒只怕，合家男婦盡遭殃。千金得夢心疑惑，正在燈前訴曲腸。卻值我兒來洩漏，老身知得喜非常。通知郡主商量就，托進喜，穩住眾人在外廂。幸喜主人俱不在，與千金，今宵特地到書房。咳，公子呀，天定姻緣豈可移，故來書室托身軀。不因私意為淫奔，實是遵依母命移。今夜一言無改悔，願祈公子莫狐疑。小春庭內初相會，後日當成夫與妻。但願爾，富貴莫忘吾郡主，免教人，孤眠羅帳慘淒淒。乳娘言訖其中故，公子聞言驚更疑。

啊呀，果然如此麼！多謝恩人了。

抬身不覺變容顏，冷笑連聲稱異端。賭射官袍曾遜讓，求親也要兩相歡。今因私恨傷天理，難道劉兄似這般？公子半疑還半信，正衣冠，深深三揖謝嬋娟。荷蒙郡主生憐念，使我愚蒙仰玉顏。救命之恩銘肺腑，少華宗祖亦欣然。若非義主通消息，我微身，准在初更一火燃。多感深宵臨玉趾，並承厚意許良緣。奈何已聘尚書女，敢屈千金反作偏。再造之恩圖一報，今朝不敢允良緣。英雄言訖懇謝，劉燕玉，只得含羞啟口言：

公子呀，請聽奴家一言相告，萬勿視奴為淫女。

生母先亡獨剩奴，敢將禮法便荒疏。今朝實為親言出，不避羞慚奈若何。既已出言難改悔，願君萬勿再疑狐。孟家小姐當為正，次室何妨派了奴。如是十分真不可，劉燕玉，空房老守願無夫。佳人言訖心傷感，半掩香腮淚似梭。奶母在旁言正是，郎君怎卻女嬌娥？休怠慢，弗遲俄，早允姻親免奈何。如若郎君真不允，教吾們，空來報信起風波。少華公子聞其語，低首沉吟待若何。啊呀，怎生區處？今宵之事可疑心，難道劉兄意不真。幾度相逢皆喜悅，連朝敘會盡溫存。如今好意留園內，豈有歹意起此心？莫是閨娃無道理，假稱報信弄風情？看佳人，芳心似有百般恨，不像星前月下人。既已出言相許我，算來只好允婚姻。孟麗君，既然是個多才女，斷不他年起妒心。況復放火她搭救，理當還要感深思。今宵聘下嬌娃罷，孟氏料應不動嗔。我看青春劉燕玉，可相同，孟家樓上那釵裙。風流態度般般勝，瘦弱腰肢樣樣精。也是天公留巧遇，不妨定下此娉婷。少華公子思量定，欠體慙慙啟口雲。荷感一言為實據，令吾安敢再辭婚。奪袍已聘尚書女，次室無何屈愛卿。慌促之間無別物，權將畫扇贈閨門。英雄言訖微含笑，舉手輕輕遞玉人。燕玉含羞抬袖袖，接來開看驗分明，秋蘭瀟灑一枝新。多嬌看罷心歡悅，櫻口低低謝一聲。今日蒙君留此扇，妾當一世守冰心。乳娘在側連稱是，小姐還當贈一珍。燕玉低頭尋一物，日常妝束少連城。便將袖內香羅帕，遞與風流小俊英。公子接來忙展看，果然是，美人相贈盡奇珍。紅蓮並蒂搖風蓋，碧浪低翻宿小禽。針法光明堪奪目，果然出自內閨門。少華公子忙收好，欠體連稱謝愛卿。正在堂中留信物，輕輕腳步揭簾聲。外邊步入江媽子，催促千金快轉身。待等此時公子去，吾當擊火就燒庭。少華一見忙行禮，急欲趨前跪在塵。進喜心慌忙頓首，小的何敢做恩人。願祈公子垂憐念，慎勿傳揚家主聞。如若得知皆我說，必然劍下即亡身。江媽含笑開言道，公子須憐通家人。如若他年君富貴，賞兒一個小前程。少華一見言稱是，何必媽媽再囑雲。救命深思無可報，自當竭力謝恩人。言完進步忙辭別，事不宜遲就此行。伏望賢卿休憶念，自家保重自家身。雖然今夕同留物，愁只愁，這段姻緣不易成。只為家君曾不允，令兄故慾火焚庭。此後我若央人說，尊府焉能肯許親。就是夢中生母語，虛浮之事怎為憑？必然不聽芳卿意，另對豪華富貴門。那其間，我勸千金休執性，父母之言要依聽。縱然守節香閨內，反被人言有異心。況復堂堂候爵女，豈歸我處做如君。雖然今夜曾私聘，若到疑難可改更。萬一遵依堂上命，吾必斷不恨於心。恐其日後難區處，故此今朝先說明。此外並無他囑咐，但祈天意早完成。英雄言訖長吁氣，小姐含悲亦起身。低呼公子休如此，怎把奴家當俗人。雖出偏房知禮義，豈堪失節又重婚。既然已受君家扇，難道還歸別姓門？就此君前盟一誓，免教疑我有私心。如若日後重翻悔，生母陰靈取我魂。公子前途加保重，如今且勿別求親。果然成就功名日，或者家兄肯轉心。燕玉閨中惟靜守，休忘夜會小春庭。佳人說到傷心處，鳳目紛紛珠淚傾。公子聞言心慘切，惟稱珍重兩三聲。回看進喜開言道，就此相煩引道行。隨到家丁還在此，怎生相喚出園門。江媽母子攢眉道，難帶隨來大叔行。公子見言稱不錯，相辭竟出小春庭。多嬌自送穿廊下，方共江媽向裡行。喜得最無人曉得，輕輕悄悄已聯婚。香閨藏好沉香扇，惟待他年作證明。且說少華和進喜，輕輕繞過花蔭。後門開處無人覺，公子慌忙向外行。回叫一聲關上罷，他年當報此時恩。裡邊進喜稱知道，恐被人知不用燈。言訖關門加了扣，回身復入小春庭。不言進喜行私放，且表英雄脫難身。

話說皇甫少華出了花園的兩扇後門，忽然自思道：啊呀，此時將及更初，卻往何方投宿？

英雄不覺皺眉頭，一壁行時一壁愁。想到近邊玄妙寺，住持和尚喚清修。青年誠實知詩禮，伏虎降龍法力周。與我平時常會面，談禪論道兩心投。能知前後千年事，曾說我，掛印封侯志可求。今晚避災無處去，不如且向此方游。少華主意安排定，撇卻心中萬斛愁。咳，怪哉！果然是畫虎畫皮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昆明池上泛舟回，只為關城不得歸。早知劉家懷惡念，我怎肯，輕留此地負慈幃。從今不敢重相會，險在花園一命危。公子暗思忙取路，幸虧星子有光輝。柴門犬吠初更起，野景人行夜未歸。正走已臨玄妙寺，有一個，僧人出外四邊窺。提燈照見英雄至，不覺春風上兩眉。

啊呀，奇呀！我家師父竟是神仙了！

一壁歡呼一壁來，上前含笑把言開。今朝公子孤身至，就裡多應避火災。皇甫少華心大駭，悄呼師父怎知來？寺中徒弟微微笑，可曉吾師有妙才。今晚忽然呼秉燭，叫貧僧，出來等候在當街。道言公子須與至，只為深更避火災。不意禪師吩咐過，恰逢尊駕踏蒼苔。請爺就此歸禪寺，師父恭迎早降階。公子欣然同入內，果然是，山門清淨絕纖埃。

話說皇甫少華隨著僧人入內，早見請修長老跳下禪衣迎接。打個問訊道：小徒伺候來遲，使居士黑夜獨行，萬勿見罪。少華慌忙答禮道：餘因慌促之間，苦無投奔，深敬禪師知未來之事，必開方便之門。

英雄言謝慙慙，多感禪師預道迎。長老含歡忙遜坐，喚徒搥火煮香茗。少華細述園中事，瞞卻佳人私會情。長老聞言頻點頭，笑稱居士哄貧僧。我猜來，前生夫婦今宵會。難道是，洩漏機關只一人。居士休來瞞隱我，論貧僧，也知過去未來情。看君家，悲歡離合須三載，豈獨今宵這一巡。未到之機難洩漏，我無非，略加點化內中情。少華公子心驚駭，面帶羞慚啟口雲。原有紅顏來報信，已將畫扇定婚姻。擅言閨闈非仁義，故此方才不告聞。哪曉禪師知法術，頓教凡眼睹光明。今宵已過園中難，他日如何又陷身？家父雲南為總督，君賢臣樂太平春。既然家國皆安樂，哪有悲歡離合情。伏乞禪師明白示，也教人，避凶趨吉免災星。清修長老微微笑，居士休談後日情。言訖回呼諸弟子，閒書院裡設鋪陳。相邀居士歸幽淨，饑餓當排幾點心。公子相辭言已飽，深宵驚動坐禪人。言完便入閒書院，只等天明好起身。且說劉家江進喜，事成急到小春庭。難怠慢，不消停，點著煤頭遍處行。跳上窗台忙動手，這邊著去那邊騰。登時四下青煙起，滿院連漫星斗昏。進喜復回方出外，假稱公子已安身。大家坐下團團飲，我一杯來你一杯，已到初更將盡處，呼呼呼，火光直上小春庭。門公李福方才出，一見紅光大吃驚。

啊唷，不好了！我家後花園起火了！眾兄弟，快來觀看。

一聲大叫就當先，合席家人變了顏。亂亂哄哄朝外走。齊呼火起後花園。搬桌椅，擲杯盤，喊叫如雷跳上前。督府家人心大駭，魂靈直上九重天。喊聲快救吾公子，挽袖撩衣跳入園。大眾家人齊入內，抬頭一望更茫然。好利害呀，小春庭內起紅光，陣陣風聲響四方。磚片亂飛煙滾滾，雕樑齊裂土茫茫。千層赤浪從空起，萬丈金蛇到地揚。牆外青樹俱著火，崩房折柱響叮噠。劉家奴僕齊齊叫，督府家丁著了忙。扳大樹，跳低牆，魄散魂飛叫上蒼。

啊呀上天呀，坑殺我們了！

好好昆明去泛舟，偏逢天晚又相留。小春庭內紅光起，公子之身一旦休。大叫眾人休息慢，報官兵，快些救火免憂愁。言完幫助劉家僕，井內惟將吊桶收。進喜明知逃出去，人前不敢講情由。地方官役紛紛至，督府家人喊聲稠。

咳！馬上官兒聽者：俺總督皇甫大人的公子現在庭中，爾等快救要緊！

一聲喊叫震天庭，馬上官兒冒了魂。頃刻八方走快馬，登時四面響鑾鈴。呼衙役，叫兵丁，快快當先莫久停。總督大人公子在，一些傷損就加刑。言完催動人和馬，官長親身跳上庭。齊潑水，共尋繩。烈火之威漸漸平。兩個家丁心大亂，衝煙直上叫連聲。啊呀公子呀！官兵共救在花園，須快當先莫久延。如有一差和一錯，小人們，兩條性命怎能全。高聲喊叫無人應，早料多應赴九泉。官役紛紛齊救火，三更時候始能安。堂堂烈燄雖然滅，滾滾飛煙尚滿天。

話說大家救滅火光，看看天已三更時候。兩個家人心慌意亂，翻尋公子。不惟活口無存，而且死屍難覓。急得暴跳如雷，亂喊亂叫道：公子呀，你到底哪裡去了，死活也須留下明白，怎弄得無影無形！救火的官長說：如今事不宜遲，一面報與世子，一面報與督台，且待兩邊會合，再作計較便了。

商量停當便分排，督府家丁怎敢挨。就與劉門人一個，如飛趕路叫城開。且談又報劉公子，進喜當先自領差。騎馬飛行臨顧府，呼人通報不遲挨。小春庭內遭回祿，已有飛騎報督台。火滅煙消齊覓取，幸虧得，少華公子沒屍骸。快邀世子回家去，只恐得，總督親臨禮不諧。一句言詞傳進內，劉夫人，大驚失色動疑猜。為何一夜家無主，就使花園起火災。只恐督台親察看，須差兒子早回來。夫人立命劉奎璧，速速回家候督台。只說少華自失火，免教其父犯疑猜。且言世子劉奎璧，雖則離家暗掛懷。只恐不能傷致命，一朝妙計又空裁。但祈回祿施神力，早把冤家一命埋。公子暗思心內急，無情無緒自疑猜。忽聞進喜前來報，不覺驚疑暗自裁。

啊唷奇哉！既然火光甚烈，為何倒沒有了屍骸？

莫非火內已逃生，故此無屍不見真。如若果然逃出去，這番又是枉勞神。半驚半喜忙辭母，上馬忙同進喜行。行至途中查細底，輕輕盤問夜間情。進喜細言相托事，初更火起小春庭。大家同向花園看，不見何人出後門。燒到三更方救滅，撥開灰土找屍身。也不知，火光未起他先走；也不知，回祿之滅已化塵。公子半疑還半信，催騎已到自家門。

話說劉公子回到家中已是五更時候了，一直到花園觀看。只見小春庭內盡是些爛木飛灰，還剩下磚牆半堵。

奎璧觀瞻暗可憐，書庭一座化為煙。不因要致冤家死，怎肯輕將一火燃。假意嘆呼袍掩面，雙靴亂踏敢悲言。啊唷，皇甫賢兄呀！與君立世作英雄，論武談兵兩意同。只為泛舟天色晚，故而留你到家中。何期一旦遭奇禍，火內亡身沒影蹤。因我相留方起釁，咳，劉奎璧，無顏怎好見尊翁。言完不覺嘍陶哭，假意裝成有淚容。一眾家人齊勸住，劉公子，生嗔叱罵怒重重。為何只顧貪歡樂，不向花園去察風。皇甫少華公子死，叫他家，反疑我等暗行兇。一班僮僕無言語，奎璧抬身論曲衷。且勿搬移灰共土，等督台，親臨之後再從容。不言世子劉奎璧，且把家人窮一窮。

話說總督府的家人，一名曹勝，一名吳祥。二人當下同了劉宅的家丁俞二一齊叫開城門，一直竟投督府內。看衙前已是寅時牌候，只得敲開東角門而進。

守門人役問其緣，兩個家丁告一番。非小可，急忙忙，立刻傳梆報裡邊。見說事情多緊急，故而黑夜啟台前。不言外面家人事，且把他，總督夫妻表一番。等至黃昏兒不至，就知留宿晚難還。方才上枕歸羅帳，半夜驚聞傳報言。總督心慌忙坐起，夫人急煞速披衫。下床喚婢開門戶，竟出中堂問事端。

啊唷奇哉！夜半有何事故，如此著急！速喚曹勝、吳祥問話。

一聲傳喚更慌忙，二僕心驚入內堂。戰戰兢兢齊跪倒，總督爺，高呼曹勝與吳祥。有何大事傳梆報，快快當前稟細詳。兩個家人心內怕，吁吁氣喘淚痕斑。小春庭，初更失火從頭說，叩首求饒跪在堂。總督夫妻聞此語，就猶如，雷驚天地倒山崩。夫人尹氏心將裂，兩手如冰玉體涼。頃刻臉上變了色，登時眉鎖遠山長。啊唷，兒呀！因何不聽親娘話，去玩滇池未及還。要叫城門容易事，為甚麼，宿於劉宅後花院。小春庭，既然失火該逃走，多應爾，醉後癡迷在夢間。啊唷，我的親兒呀！爾必是中了人家的奸計了。奪袍時節尚含嗔，況復求親又未成。奎璧日常多是假，冤家何故認為真。今朝留在花園內，奎璧乘間起此心。若不是，劉氏門中行毒計，卻緣何，一宵就陷小春庭。雖然火內無屍首，多半嬌兒不得生。啊唷，上天呀！蒙恩賜我產雙胎，似玉如花兩個孩。淑女多才真遂願，佳兒有志可開懷。緣何不肯成人美，把一粒，掌上明珠土裡埋。姊弟恩情全拆散，爹娘關切竟分開。真可痛，實堪哀，何故該當喪火災。尹氏夫人言到此，忽然間，一聲悲喚倒塵埃。老爺一見心如刺，淚灑衣袍下座來。僕婦丫鬟齊抱住，連呼甦醒不遲挨。內堂頃刻人聲亂，驚動了，長華小姐女英才。

話說長華小姐一聞中堂有啼哭之聲，急命侍女出來打聽。自己下得床來，早報了一聲公子在劉府花園內燒死。

長華小姐聽人言，緜緜香魂上九天。翠鬢含愁青淺淺，紅腮映淚嫩鮮鮮。輕輕一跣金蓮足，說道是，吾弟今朝落套圈。急取烏綾包翠髻，呼鬟秉燭到堂前。含悲一路穿芳徑，剪剪風來玉體寒。早見那，清露微凝芳樹外，曙光淺照綠窗前。行來已到中堂下，只聽得，夫人痛哭叫兒男。長華一進珠簾內，掩面悲啼先請安。尹氏良貞心慘切，放悲聲，上前抱住女嬋娟。可憐生爾男和女，愛若明珠掌上懸。想當初，八月中秋曾得夢，送來玉女與星官。異香滿室方見降，仙樂盈天月正圓。只道兩人同得福，誰知一個已歸泉。或因得病還猶可，無非是，天命該當不必言。今夜裡，無影無形亡火內，令人怎不更淒然。如花愛女還在此，我的那，似玉嬌兒到哪邊？尹氏夫人心欲裂，淚珠點點落胸前。連催總督休遲慢，快往劉家走一番。見個分明生與死，也教人，或憂或喜免相牽。少華如在庭中死，我與劉門斷不休。長華小姐知根底，略把蛾眉寬一寬。先勸母親停了哭，方才拭淚啟芳言。爹爹呀，吾家世代作忠良，賢弟何當火內亡？不見屍骸堪指望，多應是，神明預報避災殃。我觀世子劉奎璧，必用奸計闖主張。因甚忽然情義切，朝朝相約飲瓊漿。乘間留到花園內，定托奸奴放火光。若不是，奎璧欺心行惡計，少華賢弟怎遭殃？爹爹速到劉家去，察看情形早裁

量。如是果無屍骸在，遣人遍訪問端詳。若然且見真形跡，說不得，兒向劉家走一場。窮究一班奴僕等，看他們，放火供招怎起殃。若非暗有人施計，為甚事，誑騙家丁到外廂。火起定非天降禍，必然奎壁暗相傷。女兒未盡連枝義，胞弟之仇豈肯忘。奴只得，血本陳情呈御覽，乞君王，立除奸賊正綱常。長華不報同胞恨，何得才名世上揚。小姐言完心慘切，淚垂粉面痛悲傷。老爺見說言稱是，立刻衣冠慌更忙。梳洗完時重囑咐，夫人且勿過悲傷。孩兒年少非常貌，未必能於火內亡。待我劉家查一遍，就知曲直與端詳。夫人點頭猶悲泣，小姐慇懃復勸娘。總督登時忙出外，紅燈引動至前堂。呀呀幾響中門放，伺候人員站兩旁。總督大人登了轎，一聲吆喝到街坊。紛紛人馬排前導，浩浩羅旗列後行。一片曉雲飄羽蓋，幾重曙色映金槍。威凜凜，軍官擁護分街路；將沉沉，黎庶彷徨站兩旁。朱棍拖來人急避，黑鞭揚處馬奔忙。一乘金頂紗圍轎，坐下了，總督疆臣一棟樑。出了衙門人皆駭，屬官塞道問端詳。大人今日何方去，示下遵依好共行。總督轎內心慘切，惟呼免禮速回堂。今固有件疑難事，要出城中看細詳。未見真情難亂語，不須隨往出城牆。一班官長齊聲諾，催馬公同送起行。總督一聲呼起轎，悠悠喝道走慌忙。街前一霎諸官散，只等相迎聽細詳。再表督台皇甫敬，身登大轎八人扛。不知愛子如何了，可得逃生在別方。如是果然亡火內，吾家絕嗣又堪傷。老爺轎內長吁氣，不覺英雄兩淚行。早出高城行得快，報稱劉府已將臨。

說話皇甫公一路而行，早見奎壁出來迎接，打躬道：不知老伯大人光臨寒舍，有失遠迎，望乞恕罪。

總督抬頭心暗嘆，一聲長歎淚沾衣。遲遲下轎呼賢姪，不幸吾兒命早傾。昨者不歸心已慮，果然半夜報凶音。可憐他，生於皇甫家中室，死在劉侯府上門。意外之災真詫異，令人心下不分明。請君引道前邊走，待我花園看一巡。奎壁聞言心暗駭，假裝哽咽就開聲。姪因朋友恩情大，恨不朝朝得共親。只為昆明風景好，故而邀去泛舟行。黃昏時候城難進，留宿花園又敘情。不意三生緣分淺，外家祖母忽歸陰。凶音一到難留緩，只得相同家母行。舍妹女流無主意，不能料理外邊情。小春庭內惟兄在，就裡情由見不明。未識何人無檢點，竟教一火到三更。官兵救滅方尋取，不見形骸未必真。請求大人親察看，料來指望有三分。早知昨夜當如此，安敢留居不放行。奎壁言完前引導，扯袍掩面做悲聲。督台冷笑相隨走，一眾家丁在後跟。到了小春庭一座，劉奎壁，相陪入內看分明。飛灰漠漠迷人目，爛木紛紛隔樹蔭。亂石叢中煙尚起，坍塌深處水猶存。老爺一見淒涼景，不覺悲呼兩淚傾。

啊唷孩兒呀，你死得好苦！

少年何必逞英雄，爾為英雄喪火中。一體成空何所見，三魂入地竟無蹤。爺兒盡在今宵別，母子都成夢裡逢。皇甫門中真不幸，少華無復見音容。老爺說罷嘸啾哭，大放悲聲淚滿胸。奎壁在旁假痛哭，捶胸跌足叫賢兄。啊唷賢兄呀，君家因甚早昇天，形跡全無火內燃。我本留居非歹意，天何見害降災殃。少華被難悲千古，奎壁含冤恨萬年。不得全交同世上，更何面目立人前。陰靈若有三分曉，為我申明不白冤。說到傷心全不假，劉公子，果然雙淚落人前。督台止日長吁氣，回喚家丁快上前。與我一齊搬土木，看明蹤跡即時旋。督府人員齊答應，當先搬土不遲延。亭山坐在門前等，又遣親隨快快還。報上夫人和小姐，你言尚未見真緣。倘蒙天地神明佑，公子還能轉回還。家丁應聲忙出外，老爺含怒問情端。曹勝吳祥今何在，二人答應應塵埃。總督含嗔啟口雲，爾等既然同伺候，是誰喚爾出門庭？身隨公子該留意，怎得庭中有火焚？少刻回衙當重責，打爾伺候不留心。家人著急容顏變，只得分明稟上情。

話說二家人一齊稟道：小人們原在庭中伏侍，只因此間一個姓江的相邀出外，故而不在此左右。言訖指著就道：是進喜這人。皇甫公見說又叫一聲：江管家何在？

進喜聞呼心膽搖，慌忙跪下應聲高。督台變色開言問，爾必從中知事苗。曹勝吳祥同出外，庭中惟有爾觀瞧。吾家公子何時睡，回祿之災哪刻燒？莫不是，非但火中亡性命，還於水內任漂搖？故而假作遭回祿，只說屍骸火下消？莫怪此時查問你，其間委實有蹊蹺。府台言訖眉頭皺，進喜其間魂魄消。戰戰兢兢忙叩首，大人在上聽根苗。小的邀同他們去，即刻烹茶伴寂寥。伺候完時公子睡，初更忽見火光燒。雖然此事真奇異，小人們，豈敢欺心犯法條。自古人心非鐵石，如何見死即操刀。進喜果然親眼見，豈有個，不行一救避凶梟。大人萬里猶明見，此事如何難處調。義士言中加指點，老爺無語皺眉梢。若聽此僕言中意，竟是他，暗救吾兒去脫逃。細細思來真不錯，抬頭復又暗觀瞧。果然相貌非兇惡，目眉眉稀品格高。凜凜身材真不俗，堂堂體態果無驕。少華必是他相救，絕代之憂可暫拋。總督沉吟猶未答，劉公子，上前欠禮道根苗。

啊唷大人呀，何出此言？

小姪雖非大丈夫，交情豈肯更生疏。與他一世無仇恨，難道欺心起別圖。況我晚間全不在，令誰放火作凶徒。大人言語分明責，此段冤情怎奈何。總督見言微冷笑，抬身立刻就傳呼。

話說皇甫敬立起身來，傳諭外邊備轎。心下暗思道：不如把江進喜帶到衙中，以便問個的實。

總督抬身啟口雲，今朝此事有深情。待吾帶往衙中去，好問其間假與真。言訖呼人同進喜，一齊隨轎返衙門。霎時總督前邊走，上轎如飛出府門。奎壁慌忙相送出，容顏失色暗擔驚。難處治，怎調停，進喜同行必受刑。他若招成吾遭彼，這樣羞愧怎生禁。霎時奎壁心慌亂，坐不安來立不寧。只得派人齊打掃，小春庭內已成灰。乳娘暗暗心驚駭，帶去孩兒是怎生。總督不知他搭救，必然反要動嚴刑。少華公子何方去，因甚猶無轉府門。這次火災非進喜，安能逃出小春庭？他如帶累兒遭打，使我心中恨不平。乳母暗思心懊惱，多嬌郡主也擔驚。督台帶去江媽子，一定行刑問實情。知我花園相會事，必然恥笑自聯姻。還防兄長冤仇重，皇甫郎君不認親。他若無情忘此約，空留畫扇也非真。佳人暗暗心煩惱，一段芳懷不得申。住表閨中劉燕玉，慢談總督返衙門。表一表，少華公子居禪院，安歇書房睡未成。卻共禪師窗下奕，一盤未結聽人聲。亂呼快到劉侯府，火勢滔天定不輕。隊隊馬蹄隨地滾，嘈嘈人語震天聞。少華公子心方信，不覺驚疑叫一聲。

啊唷奇呀！不意劉奎壁為人如此。

慌忙立起叫禪師，劉府花園正近之。只恐火光燃到此，縱然走避亦為遲。清修長老微微笑，搖首連稱君未知。此火并非天所降，安能有佛宮時。且來還著這棋局，莫聽街頭人馬馳。公子見言心始定，三更時候又聞知。喧呼火滅人無影，不識因何難覓屍。公子敲棋深贊歎，禪師何故預先知。劉家從此心灰矣，哪有奸謀再用之。清修長老抬身起，收拾棋盤就告辭。公子方才歸帳睡，一宵安寢卻無詞。醒來不覺天明亮，曉日當窗映竹枝。

話說皇甫少華一見曉日當窗，不覺大驚道：不好了，必然父母得知凶信了。立刻起身梳洗，拜別了禪師，僱了一輛輕車，直向城中而來。

不言公子坐輕車，且表亭山總督回。一到衙中升了坐，傳呼進喜入庭中。叱退旗牌官役等，好言訊問不施威。當時進喜難隱瞞，只得從頭稟一回。因夢泄機存善念，入庭訂約救英才。從頭至尾分明說，皇甫亭山喜上眉。

啊唷，果然如此麼？我家公子哪方去了？

若非強語假遮瞞，已把我兒喪九泉。侯府千金身價重，豈能深夜到花園？督台座上心難信，進喜階前叩前言。如若大人疑假語，少停公子自然還。從頭問問過來事，還是虛言是實言？總督傳呼權押下，候其公子返衙門。若然無事回家內，重賞金銀放爾還。進喜叩頭忙退下，亭山始入後堂中。夫人正在心煩惱，繞走中堂鳳履穿。小姐一觀嚴父進，慌忙立起問根端。老爺坐下長吁氣，說道是，不出孩兒所料言。就把劉家園內事，從頭至尾細相談。夫人小姐聞其事，不覺心中驚更歡。尹氏良貞猶未答，忽聽得，傳梆飛報到堂前。

啟老爺夫人得知：喜從天降，俺公子回來了！

總督夫妻喜又驚，一齊椅上就抬身。長華小姐忙觀看，僕婦丫鬟亂出迎。只見外邊人影動，繡簾開處進堂中。觀仔細，看分明，正是風流小俊英。衣冠齊楚還如舊，顏色淒涼轉覺新。一進堂中忙下拜，淚沾襟袖叫雙親。孩兒不覺遭人害，一夜難歸自己門。多感上天憐念我，卻教義士暗通音。今朝深曉爹娘念，故此乘車即刻臨。公子言完心慘切，喜壞了，雲南總督與夫人。良貞抱

住親生子，珠淚雙垂叫一聲。啊嗆孩兒呀，為何處世才華，萬惡之奴怎信他。騙到花園行巧計，致教一夜不回家。千般虧了江家子，放出庭中得轉衙。昨宵之事非進喜，我的兒，早將性命染黃沙。可憐為母知凶信，哭到天明淚如麻。只得速催嚴父去，劉家之事細稽查。幸虧不見真形跡，進喜隨時帶到衙。他已稟明詳細事，半疑半信更驚訝。此時果見孩兒返，深倖恩人話不差。啊嗆親兒呀，可憐母子又重逢，對面還疑是夢中。使我又悲還又喜，一家聚首靠蒼穹。夫人說到傷心處，淚似珍珠下玉胸。總督含悲猶下淚，慌忙隨手挽英雄。叫聲愛子歸何晚，我已將，絕代之憂掛腹中。年少無知該揣度，怎將鼻猿當英雄。兒如疏遠劉奎璧，安被奸人用火攻。今日得歸真萬幸，須知進喜是恩公。督台夫婦非常悅，公子抬手拭淚容。拜過爹娘重作揖，回身又見女英雄。賢姊呀，素承訓誡避歹人，愚弟無知不肯聽。只說相逢無顧忌，誰知交契有更移。昨宵不是恩人救，性命必於火內傾。姊弟今朝重晤面，真稱死裡又逃生。長華小姐芳心喜，粉頰含珠起絳唇。半夜驚聞凶信至，爹娘悲哭我傷心。後聞進喜招承語，略把愁腸放幾分。何幸得此重見面，死生姊弟可傷情。少華公子心慘切，只見人來報一聲。合府家丁男婦等，公同叩賀在堂門。督台見說傳俱免，喝一聲，拿下曹勝與吳祥。著令脫衣先伏地，少停候我即升堂。老爺言訖容含怒，嚇倒吳祥曹勝人。公子欠身忙解勸，爹爹且自息雷霆。孩兒尚且遭誑騙，何況低微手下人。乞念無知僮僕等，父親今日可開恩。亭山見說微微笑，立刻傳言怨二人。今日暫聽公子勸，下回隨侍要留心。吳祥曹勝神方定，頓首哀呼謝了恩。總督就將金二錠，特酬進喜放他行。後來如有良機會，再報恩人義士情。公子又加私囑咐，歸家密告汝娘聞。寄言郡主休惆悵，候我成名定結婚。救命之恩深似海，少華不是負心人。若能有個身榮日，好請金花紫誥迎。進喜拜還稱領命，竟回劉府不須雲。少華回進中堂內，席上團圓飲一杯。總督夫妻同細問，英雄密告夜來情。正當患難無良計，只得應承此段親。若說佳人劉燕玉，並非奸狡不良人。言詞激烈真堪敬，態度風流甚可親。大料後來無妒忌，這原因，裙釵自願托終身。督台夫婦心歡悅，難得佳人側隱心。但是婚姻難配合，患他父母不應承。堂堂侯府千金女，豈作吾家次室人。汝可當心圖上進，休教閨閣怨青春。丈夫立世全忠孝，忠孝之中便有名。拜相封侯非妄想，只須一念報朝廷。兒能直上青雲路，爭一封，紫誥金章贈細君。公子筵前稱領命，孩兒敢不望成名。夫人切齒聲聲恨，奎璧奴才小畜生。不想綱常和禮義，偏為虎豹逞雄心。吾兒不是恩人救，安得重歸皇甫門。放火之仇深似海，老爺何不奏明君。朝廷有道存公法，治死劉侯一滿門。總督聽言微微笑，夫人何必記仇深。當年為子行仁德，今日因兒怎害人。放火固然他不是，幸天保佑得安寧。少華既是全無恙，何必為仇恨恨聲。就是叩闕申了表，倒只怕，雲南總督反遭刑。劉家權勢傾中外，難道夫人你不知。父拜郡侯隨聖主，妹為妃子侍皇孫。皇甫敬，並非懼怕劉公子，不過是，得饒人處且饒人。小姐欣然言正是，夫人點首也停嗔。一堂飲宴多歡樂，玉露杯杯次第斟。准於次日擺齋供，來謝神明共祖靈。不談衙中喜慶事，且說孟府得凶音。

話說孟尚書府內早日起來，先有挑水的人夫打聽了這個消息，傳到門房之中。門公孟寧猶恐知而不言，主人必有見責，只得慌慌張張跑到裡邊來通知。孟尚書早在內堂用點心，韓氏夫人還於窗下梳洗。

忽聽門公走得忙，口稱有事稟端詳。尚書簾內開言問，有甚情由這等忙。門上孟寧稱不好，只因昨夜起災殃。姑爺為看昆明景，夜宿劉侯府內房。不料花園驚失火，少華公子竟身亡。寅牌時分天微亮，凶信通知總督台。皇甫大人親去看，已歸府內甚悲傷。街前百姓皆喧說，火內無屍實可傷。故此報知奇異事，也該問候這端詳。門公說到姑爺事，兵部尚書著了忙。跳起身來顏色變，問一聲，何方火起阿誰亡。夫人正在臨妝鏡，不顧梳頭走出房。偏又羅裙拗住足，幸虧扶住左門框。心駭異，意彷徨，右手推簾問細詳。急得門公言不出，口呆目定更心慌。尚書喝問如何了，真正是，老邁奴才沒主張。門上重新言一遍，尚書命婦大驚慌。啊呀，果然如此麼？跌足連呼是怎般。難道少華坦腹賢，喪於劉府後花園。雖然火內無屍首，總督親臨豈等閒。如有一差和二錯，教吾家，青春嬌女怎生安。正然著急悲傷處，只見那，姑嫂雙攜到院前。翠袖飄飄微露筍，湘裙搖拽慢移蓮。後隨映雪蘇家女，慢轉迴廊人請安。一見尚書夫婦狀，驚問今日為甚緣。孟公見女悲難訴，韓氏觀兒痛莫言。半晌方才知細底，堂前驚倒眾紅顏。麗君小姐知其事，頃刻容光不似先。但見她，此時的光景如何？雨洗梨花染淚痕，風摧柳葉動愁心。輕提羅袖斜遮面，淺蹙蛾眉半帶顰。低歎一聲呼父母，孩兒所料果然真。奪袍賭射三枝箭，就曉劉家懷恨深。今果相留園內住，深更舉火就胡行。雖然火內無屍骨，只恐傳言不是真。早遣家人前去探，使孩兒，好將主見定三分。麗君小姐言方訖，低首微微拭淚痕。映雪在旁聞此語，登時脈脈失三魂。兩腮紅暈微微減，一點芳心怯怯驚。暗叫一聲奴好苦，這其間，分明難合夢中盟。少華公子貌如此，豈是青春早喪人？況我千金才貌美，論來不合守孤燈。莫非得罪冰人處，暗裡分開鸞鳳群。雖說未曾知實信，恐防端的是凶音。多應薄命蘇家女，貽累多才皇甫君。不是姻緣難勉強，自然天意警愚人。誠知映雪無洪福，何必還思夢裡盟。雖是這般奴不悔，枕邊立誓有神明。若然有個長和短，願在香閣過一生。小姐必然持節操，奴家亦願守清真。夢中一語如山重，豈肯微身另說人。但願天意垂憐念，以便英才得復生。映雪蘇娘思到此，秋波不覺淚珠傾。心慌猶恐人觀見，偷背紗窗掩淚痕。飛鳳一聞如此事，驚疑先就罵劉門。真異事，果奇聞，明見其中有隱情。賭射宮袍如記恨，自然有意款園亭。姑夫豈是尋常客，就使他家惡意成。火內既無屍骨在，必然特地避災星。公姑且勿心憂慮，早遣家丁探一巡。皇甫姑夫如有失，章飛鳳，定當打上姓劉門。孟家好好招佳婿，因甚中途有變更。明見劉家懷仇恨，深夜放火陷園亭。姑夫有此非常貌，遇害之憂可放心。倘蒙天佑能無事，必定重聞報喜音。兵部夫妻言道是，慌忙立遣孟嘉齡。快臨督府查根底，得個佳音也放心。韓氏夫人重囑咐，吉凶須要問分明。可憐弱妹嬌嬌體，怎受狂風驟雨驚。倘若傳報言語假，也教合宅免愁心。翰林著急忙冠帶，立刻乘騎出府門。兵部夫妻同盼望，愁容滿面意沉沉。麗君小姐心傷感，和淚相辭返後庭。映雪跟隨歸繡戶，幽芳閣在綠陰深。乳娘已向前邊去，小婢榮蘭出外迎。小姐掀簾移步進，低頭含淚語輕輕。蘇娘速向前邊去，不用隨奴進閣門。公子歸來知實信，或凶或吉探分明。恐防父母相瞞我，托爾前行聽回音。映雪見言快轉步，麗君入閣自沉吟。金蓮慢繞羅幃走，玉手輕將寶釧掄。良久長吁猶淚下，忽然獨語更眉顰。不言小姐心惆悵，且表青年孟翰林。走馬問明真實信，欣然回府見雙親。

說話尚書夫婦一見翰林顏色欣然，且有幾分歡喜，慌忙問道：打聽得如何？孟翰林笑道：放心，我已見過妹夫了。果是劉家的奸計。

奎璧相邀去泛舟，黃昏只得暫逗留。誰知忽地生奸計，托一個，乳母之兒下毒謀。劉府僕人名進喜，夜間得夢見情由。戒其慎勿傷天理，如不存心一命休。老者言完頻囑咐，清風一陣去難留。當時暗地生疑惑，適遇劉家他事出。故此暗中通信息，天從人願可追求。偏偏顧宅逢喪事，夜報凶音要應酬。母子一同出去了，江進喜，密行私放不遲留。妹夫即刻逃災難，玄妙禪林暫去投。進喜立時忙舉火，小春庭，紅光一起竟難收。家丁不曉人逃避，夜報凶音轉府樓。皇甫督台親察看，帶回江僕細追求。方知已出花園內，等至回家始不憂。厚贈黃金酬進喜，放歸劉府事俱休。少華妹夫全無恙，報上爹娘可免愁。翰院言完其內事，合堂中，又驚又喜放眉頭。

話說孟公夫婦一聽此言，真正是喜出望外，一齊以手加額，感謝天恩，個個盡稱恭喜。韓氏夫人笑著說道：都是門上那個奴才不好，險些兒被他驚死！咳，映雪，只你怎麼也嚇得這般模樣？如今放心了，可報與小姐知道。